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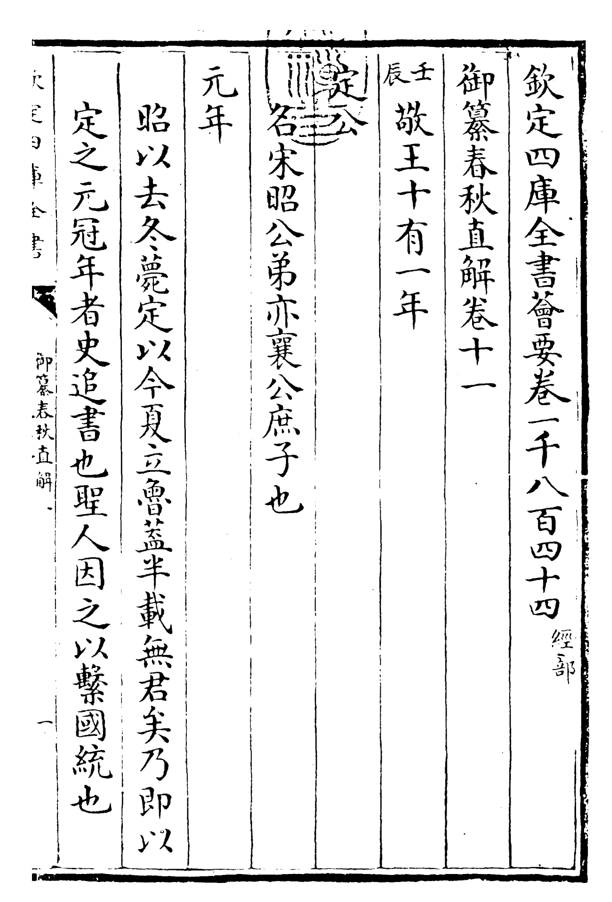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纂春秋直解卷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八百四十四　經部

御纂春秋直解卷十一

壬辰　敬王十有一年

定公名宋昭公弟亦襄公庶子也

元年

昭以去冬薨定以今夏立魯蓋半載無君矣乃即以定之元冠年者史追書也聖人因之以繫國統也

春

先君喪既踰年嗣君不論行即位之禮與否必書正月所以奉王朔而謹始也昭之世子既為強臣拒於外不得立其立定公又在六月故不書正月見定無以正始也

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定之元無正故從常年事在三月之例而書王三月

諸侯城成周仲幾不受功罪也然當請王命而執之

苟不請王命自外執之已爲不可况于京師乎况以大夫尸之乎且執以歸晉後雖歸于京師不足書矣胡安國曰雖以王事討有罪然執于京師是無王也履霜之漸也故書其地謹之也每謹於初禍亂熄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薨閲七月越葬期而書至示變也

戊辰公即位

戊辰者癸亥後六日也春秋即位不日以有常期不

頫書也嗣子定位於柩前即日行之周書乙丑王崩

名公逆子釗入翼室是也即位於逾年歲首行之商

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

見厥祖是也天子諸侯一也定即位於喪至之六日

既非即日柩前之禮又非逾年歲首之期葢惟意如

所制故書曰以示變也授受國之大節昭有嫡子定

何以立授之季氏耳宜如尹氏立王子朝之例而書

季氏立公子宋今書即位如恒辭者諱國惡也定不

能執禮以辭當奉義以討終於不討難免篡位之罪矣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三時始歸逾月遽葬書以示變也

九月大雩

僭也且在喪而用盛樂不忌喪矣

立煬宮

煬公魯公之子考公弟也昭公出意如禱於煬公昭

蔑於外遂以為獲神佑踰典制以立久祧之宮其無忌憚亦何所不為哉

冬十月隕霜殺菽

周十月夏八月也非隕霜之侯而霜異矣菽耐霜殺菽則他禾可知為災甚矣穀梁云舉重是也僖三十三年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是時禾已收穀梁云舉輕非也

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因災以著僭也按明堂位天子五門臯庫雉路應是也魯有庫雉路三門庫門制似臯門雉門制似應門則僭矣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魯設兩觀亦僭也定受位於賊臣而臨民之所一朝化為煨燼天之示警至矣使定遇災而懼革其僭禮反之於正自其身始庶得撥亂之道乎

秋楚人伐吴

自襄三年至此楚六伐吴一與吴戰戎首而佳兵宜其有入郢之禍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魯僭王制其始由成王之賜然意在尊周公使得用郊禘之祭耳後世相沿遂無所不僭僖二十年書新作南門南門即魯之三門也新作者有加其舊也庫門制似臯門雉門制似應門其即始此歟今因災而

新何必言作蓋天災示警仍其僭而不革是無應天之實并無畏天之心故仍新作之辭以示罪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家鉉翁曰說者謂意如不請於晉而立定公故晉怒而辭公愚以為未得其情也意如逐昭客死擁定篡位皆晉卿為之羽翼今定如晉而晉辭公蓋意如之謀所以操縱其君使一切惟已是聽也昭惟不能堪

故陷於大禍定則俛首下氣苟以君位自居矣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何忌以大夫而盟諸侯邾子方在喪而出會盟均罪也然邾迫於强大亦非得已何忌脅勢以凌小國之君甚矣

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吴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平丘之會晉以無道失人心更二十餘年無會盟之事楚昭繼平之昏亂而稚劣不君囊瓦柄國黷貨虐小至以裘馬之故拘留唐蔡之君蔡昭怨憤如晉乞

師晉請命於王王臣下臨而十七國一呼而集蓋人
心同疾楚也且楚已具亡形民心咸離屬國多叛吳
復撓之晉能奉辭伐罪廓清南服功軼桓文矣奈晉
卿貪鄙又私懼其君奉王靈以服楚威權復收必於
勢家不利故求賂以離蔡假旄以賤鄭用散諸侯以
隳其君之功而固其私晉定昏庸莫能自主世未有
內治不脩而外威可立者也且亦由悼平以來不謹
操持以至此極耳故不能明正楚罪掠其境而遂還

書侵陋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據傳晉以沈不會召陵使蔡伐之夫沈屬楚未始通晉何以責其不會且會於召陵者衆矣何能為哉不能制楚而逞虐於小國晉之罪也出沈不意滅其國而執其君公孫姓之罪也蔡君屢殺於楚乃效尤而殺沈子蔡侯之罪也書滅書殺哀沈子也惟書以歸則病其不能死位焉耳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盟言諸侯劉子不與也劉子定王室之亂因晉請命而下會葢有興王之志乎與會不與盟亦得王人下會之體惜權出於晉劉子不得行其志也明年王人殺子朝於楚則此舉亦不為無功矣晉謀楚無成此盟何為哉王樵曰名陵伐楚屈完来盟名陵侵楚諸侯自盟書之陋之也是也凡公後於會而盟書公此與於會矣復書公者公受國於意如因朝晉見却汲

汲求為此盟葢不盟或恐如曹負芻之既會而復執也

杞伯成卒于會

卒于師而書會譏侵楚而無功也

六月葬陳惠公

陳子背殯出會返而葬親非禮也

許遷于容城

許雖附楚楚亦弱矣故名陵不敢違晉今楚遷許使

自近然亦許之志也知晉不能庇已也故仍以自遷

為文

秋七月公至自會

不致侵楚譏無功也且公以得盟為幸也

劉卷卒

名陵之會劉子下臨會罷而卒故來赴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蔡滅沈故也然蔡受晉令蔡圍而晉不救何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謀楚不能討盟蔡不能救捨大計而事鮮虞晉卿貪

鄙之謀也

葬劉文公

王臣以卒赴而魯往葬皆為私交既書王臣之卒以

示戒其義已明雖赴則必葬而魯之失禮可諱也今

劉文公書葬以賢書也不得與尹氏王子虎一例也

生稱劉子因王事而舉爵也卒目劉卷内臣與外臣異也葬稱劉文公則因魯會而書也固各有當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楚為蔡屢世不共戴天之仇蔡求晉晉無能為也且致蔡圍國之禍焉改而乞師於吳遂復其世仇兼紓中國之積憤其事偉矣書以者録蔡也吳稱爵君將也君將而為蔡所以亦善吳也不書救者吳為蔡以

救不待言也第楚敗吳興中國日衰矣書之傷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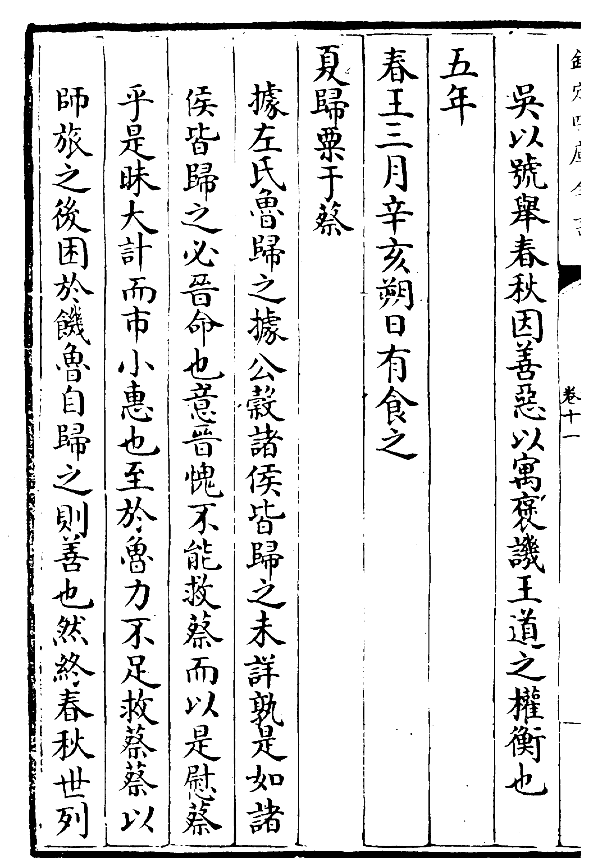
書吳及戰而非責辭蓋與城濮義同

楚囊瓦出奔鄭

師敗瓦不死而奔罪其誤國而又以身免也

庚辰吳入郢

郢楚都也入國直言國而不言都書入郢特筆也楚罪大矣滅之可也入何足言吳之罪在郢也據傳吳入郢以班處宮無人理矣故變入國之文而書都而



吳以號舉春秋因善惡以寓褒譏王道之權衡也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據左氏魯歸之據公穀諸侯皆歸之未詳孰是如諸侯皆歸之必晉命也意晉愧不能救蔡而以是慰蔡乎是昧大計而市小惠也至於魯力不足救蔡蔡以師旅之後困於饑魯自歸之則善也然終春秋世列

國豈無饑而歸粟獨見於蔡且於蔡以吳敗楚之明年則歸粟非恤蔡也畏吳也借蔡以締交耳春秋予之而不盡予蓋欲進魯以誠也誠於為義則大道明而天下定矣

於越入吳

於越即越也稱越者三昭公時也稱於越者三定哀時也蓋越處荒遠先代苗裔周有天下就其地而封之其國號因其自稱而已春秋前稱越其舊號乎後

稱於越其改號乎亦因其自稱而已必求其義以寓

襃貶則鑿矣吴方在郢而越入之倚伏之機可畏哉

且深責越之助不義以撓吴吴亦失道而無以持勝

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魯弑君之賊二逐君之賊一罪微有分而皆當討桓

同謀而弑宣與聞乎弑非可責以討賊也故翬死不

書遂死去族討翬遂即以罪桓宣也定則並不與聞

逐君祇以位非已有為季所援而立耳使能如叔孫舍之不賞私勞致討意如其濟功足贖愆不濟亦為以身殉義乃貪位苟安忘仇忍辱將始之不正者終於不正矣春秋書意如以卿卒之常定何以逭其責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晉臣貪人土地屢伐而又圍之故書以著其惡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鄭貪暴於許久矣許依楚圖存至於四遷令吳敗楚而許失援鄭遂滅之許不知自强甘心從楚固爲失道然鄭乘釁逐利滅人宗社其罪大矣李廉曰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伯

二月公侵鄭

宣十八年公伐杞後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葢軍分於

三桓而季氏尤擅其權也今意如死其子斯雖嗣而
幼故公復將然非公能收權陽虎乘隙專政挾公以
為重耳其無兵也政在大夫其有兵也政在陪臣然
春秋書公喜之也庶幾其有為也據傳周儋翩率王
子朝之徒作亂鄭為出師蹂王畿之六邑晉命魯討
之則王事也乃不能聲罪致討僅濳師以掠其境蓋
虎祇藉以攬權非有勤王之實故書侵惜公又制於
陪臣而用兵非其道也

公至自侵鄭

魯不假道於衛衛將追之公孫發諫之而止書至危之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斯以獻鄭俘何忌以報夫人之幣夫一卿將命可兼他事今二卿並使非制也陽虎强遣之以媚晉也劉敞曰季仲專國而虎能制之此其無所忌而必為亂之效也然不介晉權亂亦不得發意如媚晉以逐君

故虎媚晉以傾三桓春秋彰往察來書以著虎亂所自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晉執宋仲幾宋不敢怨今復聘晉其事晉勤矣何以不免此非其君為之其臣為之也禍起於趙鞅而范鞅與之爭權競賂也名陵之後諸侯皆貳乃復執宋使權臣相傾不顧國是如是哉宋叛晉始於此范中行與趙構怨亦始於此

冬城中城

成九年城之此復城何增修之也汪克寛曰陽虎欲去三家託懼齊鄭而城之将挾公以自固耳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忌上闕何字

昭二十五年齊取鄆以居公後鄆潰遂貳於齊今圍鄆而不書伐齊者内邑也齊納叛也然齊之納叛有由矣始以居公後以季之誘鄆潰以傾公則齊之過小而季之罪大矣今不先以辭令而遽用師雖志復

舊邑非其道矣明年齊来伐連歲交兵蓋始於此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諸侯咸貳於晉故齊景出而求諸侯鄭怨晉故從齊也然鄭方得罪王室而齊與之相結不亦悖乎家鉉翁曰所謂盟主必上而尊王次而救災恤患先天下

之難然後可以服人而成伯業魯昭為臣所逐齊不能納而遂已王室有儋翩之難又不能勤王見義不為而欲乘機以襲伯無是理也陳傅良曰此特相盟也齊桓以来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

齊人執衛行人北宫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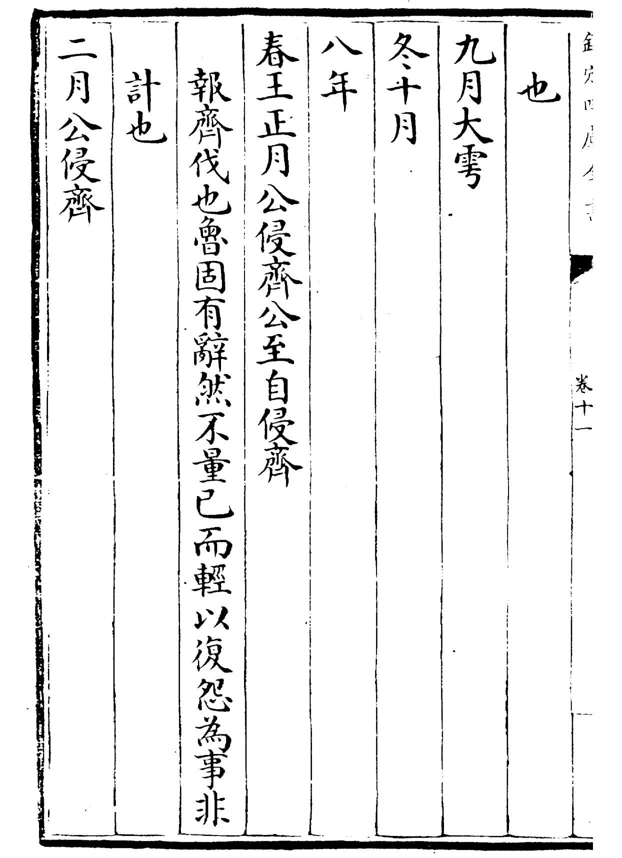
據傳鹹之盟齊徵會於衛衛欲從齊而難於叛晉使結聘齊而私與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

于沙衛侯譎晉以附齊豈邦交之道乃結稱行人而執目齊人若不罪衛而深責齊者惡齊之逞力以求伯也然方侵即盟衛之詐亦具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既得鄭得衛於是伐魯魯嘗侵鄭而與齊爭鄭矣今伐之者所以堅鄭也抑以威魯也許翰曰景乘晉衰而欲以力定伯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己之不可



也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報齊伐也魯固有辭然不量已而輕以復怨爲事非

計也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逾月而再侵齊雖曰修怨公何甘蹈危險如是哉蓋有晉命耳覿齊再伐而晉師至瓦可見矣昭公之出晉黨臣拒君尚不及齊稍有恤患之意今堅從晉令豈公志哉陽虎之謀也季以媚晉為事虎踵而甚之虎作亂而逃終以倚晉是其驗也大夫專政蠹公之國陪臣專政危公之身再書侵書至病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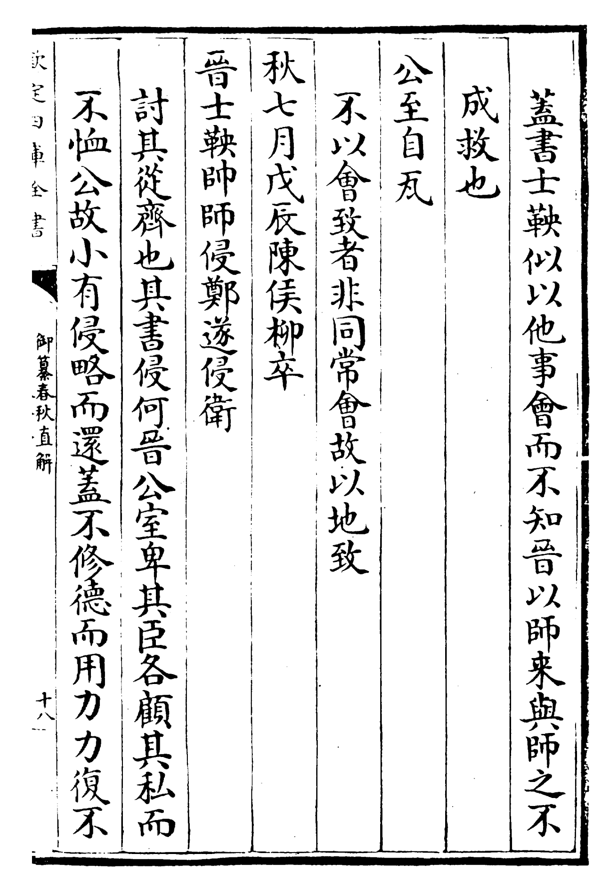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師師伐我西鄙

魯以脩怨為事意在擾齊故書侵齊以圖伯為事意在脅魯故書伐紀實也

公會晉師于瓦

齊師来伐魯無以禦之急而求於晉聞有晉師公出會之書以病公也前則輕身搆怨今則離國不守幸齊師自退耳倘齊深入魯其殆哉晉不直赴魯難而師次于瓦瓦衛地也不成救矣師師者士鞅而不書



蓋書士鞅似以他事會而不知晉以師来與師之不成救也

公至自瓦

不以會致者非同常會故以地致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討其從齊也其書侵何晉公室卑其臣各顧其私而不恤公故小有侵略而還蓋不修德而用力力復不

競也書遂者不足服鄭何能服衛譏其徒失人心而無益也家鉉翁曰伐所當伐則受伐者伏其辜而諸侯聳動當伐而坐視不當伐而輕舉適以名侮耳鄭乘僭䨿之亂以犯王畿且滅許國晉以無與己事而委之魯今因鄭從齊而自侵之又因而及衛豈伯討乎故書以貶之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侵衛者媚晉也季與仲合而逐昭公自後事事同之令陽虎專政挾公以為重故季仲愈相結以自固迨虎執季復以仲之救得免春秋每於季仲比而書之蓋著其同惡相濟之實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約背晉也晉侵鄭衛故也侵之而愈叛晉之術窮矣故君子尚德不尚力知不足恃也

從祀先公

三傳釋從為順而先公則無所指註疏因文二年躋僖公為逆祀遂以升閔降僖為説但逆祀成於臧氏且閱數世矣非季之罪也馮山以從為後隨先之義昭薨於外喪歸而季氏欲溝絶其域不使同於先公既而止葬於墓道南葬既不得合於墓則主自不得祔於廟矣虎欲彰季之罪以媚國人始以昭公從祀不書昭公内諱也但前此書吉禘于莊公書大事于

大廟躋僖公今言從祀而不目昭公雖諱不應若是之晦而難明也薛季宣曰魯之祭也躋僖公外昭公從祀者始正其禮也兼用二說則經傳合矣蓋閔僖與昭皆可以先公目之且左云順祀先公而祈焉意適當大祫羣公皆在故即槪言先公聖人因事以著其實而善惡自見蓋從祀正也不書日亦不書大事見不由公命也繼書盜則盜為之也蓋假正以售其大不正也故曰春秋之志微而章

盜竊寶玉大弓

盜謂陽虎也寶玉大弓周公之分器子孫宜世守之者也虎將享季孫斯於蒲圃而殺之賴仲孫之救以免虎戰不勝遂如公宫取寶玉大弓以出夫陪臣謀殺大夫是叛而為亂也然季之罪大矣虎果執而請其罪收其權以歸之公夫豈不可乃逞私憾而欲殺之不勝而入公宫取分器則盜也分器而盜竊之魯之無人而失政也以不書叛罪季氏以盜治陽虎以

失分器責魯侯天子之事也

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盜之竊也將以為賂於他國而求容也今將走齊齊以求伯為事倘不義其竊而詰之反為害矣故遣之堤下則似盜歸之也盜竊而盜歸之何以為國故書

得然徒得所竊而已不得盜也魯之失政亦具矣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齊挾衛以爭伯而晉力尚強未敢顯言伐之故次于五氏五氏晉地也蓋有所窺伺而未能矣家鉉翁曰陳傅良云傳言伐晉而經書次重絶晉也愚謂厥貉之次楚商臣窺中國也五氏之次齊景公圖繼伯也書次同而所以為次則異伯國子孫豈可與僭王之

楚同日語哉晉平以來舉伯權而遜之楚春秋固無望於晉矣齊能修桓公之業春秋將姑與之豈云諸侯不當即齊而重絶晉乎乃齊景不能尊王而安諸夏反睨晉衰而屢次以求逞則非義矣故書次以譏之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陽虎再侵齊以搆怨今虎出矣魯用孔子首與齊平蓋齊魯唇齒也則睦齊為要務矣是時虎在齊將謀禍魯故三桓亦咸知聖人謀國之善而俯首聽命焉聖人一用而君行制臣從令内安其國外睦其鄰如此然何以書及蓋侵齊為魯禍則平齊固魯志也聖人順人心之所欲而已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魯卿特會諸侯舊矣今書公會公始為政也春秋重盟會君出必以上卿相之三桓嘗與齊搆釁今新與齊平恐齊意不測故使公試其危三桓亦不敢出孔子甫用於魯而魯大治故使孔子攝相焉治聲既動於未會之先禮意復感於為相之際故會而不盟昭七年暨齊平叔孫舍如齊涖盟定十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平則必盟也今不書盟不煩盟也是知為國以禮服物以誠侵伐可以不事詛誓可以不作大

道之行規模宏逺矣

公至自夾谷

至以地特㑹也自叅以上則不地

晉趙鞅帥師圍衛

沙之盟衛始叛晉士鞅遂侵衛衛侯復與晉盟趙鞅乃使賤者盟以辱之衛遂絶晉與齊為五氏之次今之圍討五氏之次也其何以服衛哉且晉既衰凡役皆侵而此獨圍者衛嘗伐邯鄲午於寒氏趙氏之私

怨也故圍以求逞焉趙鞅之罪不容誅矣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書來歸彼自歸之也齊強於天下伐盟主虐與國今而自歸者禮之所動誠之所感存神過化人莫能測也於此見人皆可與為善而聖人之道之大也東周可為者此也乃鄭祊衛寶亦書來歸何也彼以利結此以義服自歸則一其情則殊也左氏乃云夾谷之會齊人要魯曰齊師出而魯不以甲車三百乘從齊

者有如此盟孔子因使茲無還要以歸田若然是齊之賤魯甚矣齊既歸田魯將遂為齊役乎經不書盟其誣明矣至左與穀又載却萊兵誅優施夫兩君好會而挾兵以為威敢殺以為能乃戰國傾危之習豈聖人之事先儒謂不足信誠然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叔孫氏邑圍之何叛也前南蒯以費叛今侯犯以郈叛蒯猶假強公室為名犯祗與叔孫有隙耳亦不

書叛者三桓無君而專魯故家臣槩不書叛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前圍之而不服叔孫宜改過遷善退守臣節則陪臣無所藉口而自敗矣乃復用兵以逞宜郈之愈不服也卒用駟赤誘侯犯以逐之而郈附於齊竟為齊有於是齊復歸郈此蓋聖人道化所感不然齊何有於叔孫哉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使大心於晉而以疾辭固爲有罪乃樂溷遂伺宋公之怒而誣以惡言宋公逐之亦難免信讒之咎矣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取地之馬以與嬖人向魋地怒而奪之君固失道地亦無君矣地聽公母弟辰之言而奔欲公止之也而不止地與辰固爲要君公亦重嬖而輕親矣蓋參譏之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尋鹹沙之好為衛謀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

既歸田又致郈故州仇如齊謝焉息民講禮彬彬矣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辰為地請公弗聽故奔奔陳從地也宋公溺於嬖故辰書弟責宋公也辰重小諒而棄其君兄故書奔罪辰也仲佗石彄私事辰以從之奔亦惡二卿也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蕭宋邑也叛則其罪大仍書弟何也鄭段圖簒春秋亟正其誅故不書弟今辰為地請不許而奔君仍不止是叛以有激而成且叛與圖簒有間矣書叛足正其罪宋公寵嬖蔑親其咎大矣故仍書弟分惡於宋公也奔非辰所欲以要君耳故書曁叛為辰所欲以泄忿耳故書及及與曁皆就辰為義非以二卿與地

為義奔以二卿蒙辰之下叛以二卿與地蒙辰之下是暨與及又以辨首從耳深罪辰以明君臣之義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如是而後天下之為君臣者定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四叛在蕭大心入焉是亦叛矣不書叛者蓋辰叛首也二卿與地皆同謀也樂大心非同謀聞叛而附叛

耳附叛與叛微有間矣春秋書法各如其罪而纖悉不爽彼以深刻釋經者謬矣

冬及鄭平

侵齊侵鄭非公意也今及齊平又及鄭平者孔子行乎季孫故公為政而三桓亦知與鄰搆怨之非而從之也講信修睦而兵刑漸靖聖人所以仁天下也左氏不明大義以叛晉為說夫春秋貴尊王其有取於從伯者以伯假尊王為名耳然猶罪伯者無尊王之

實而徒知從伯者亦不得無罪也今晉失道猶以叛

晉為詭不亦誤乎

叔還如鄭涖盟

平齊而州仇如齊平鄭而叔還如鄭臣從令也定君

臣之分結四鄰之好內外無事矣聖人之聯天下也

以仁而定天下也以禮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葵辥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夷其險固曰墮三家四分公室各崇私邑以自衛而家臣因以屢叛是自衛者適為盜資也季氏之專為甚故家臣之禍尤酷因謀所以靖亂舉孔子於公而試用之已而政聲四達齊歸侵地遂攝相事墮三都孰墮之使自墮之迎其機而導之也於是侯犯方叛故州仇首墮郈家臣無所據以叛大夫則大夫之叛

公者亦失所據矣是絕其為亂之原也家臣從大夫順公室張而上下各得其理矣必帥師者侯犯雖奔懼餘黨之踵亂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彄為縶之子縶字公孟其子以字為氏也曹之罪不見於經而衛伐之蓋凌小耳故書以罪之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州仇自墮郈斯亦自墮費乃約何忌同墮者費強也

昔季友賜費後大城之以為魯患意如逐君而無禍保費故也今隳之是復強幹弱枝之勢也孔子行乎季孫蓋以都城無過百雉順理而言適有動乎季孫之心而絶不疑其害已也國有不起之疾治之而即愈此以禮為國之效也

秋大雩

孔子在位而魯猶僭禮蓋有害而不能治者聽孔子以治之餘則不能皆聽也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郈費隳而成則圍之且書公者仲孫不欲隳也郈費為二家患而公欲在成方有功於仲孫其不欲隳也固宜費強已隳成奚恃哉徐將聽命矣定公遽自圍之輕出而無功惜公失計而自褻其威也成雖內邑

強不能克故書至然成之不隳固亦未害孔子自必有處矣既而齊人歸女樂而孔子行惜哉

十有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再次以謀伐晉而爭伯也夫齊桓創伯將何所爭晉文襲伯又豈爭於齊而得乎齊景宜先治内内既治請命於周號名諸侯晉衰而内難方作烏能與齊爭乃亟事於晉其計左矣據傳齊衛謀伐晉河内其臣

惟邴意茲以為可蓋料晉不及救也此僥倖苟且之計由是軍中或言晉師至或言無晉師齊侯為之恐動故次而未能伐計既左而進退復失據以是求伯不亦遠乎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三桓竊國軍政而築郎囿以娛昭公公為所愚而卒見逐今魯用孔子以王道化齊而歸田以王道用魯

而隳邑公室之張曰可俟矣乃定公庸弱而孔子行
圍成不克歸而以囿為樂兵柄仍歸臣下故築囿大
蒐比書於册君荒臣横故態復作興復無望矣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逾年再伐書以深罪之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據左氏趙鞅殺邯鄲午而邯鄲叛籍秦圍邯鄲荀寅
士吉射不與圍而將作亂董安于勸鞅先備之而鞅

守晉命不敢始禍及荀士伐趙氏之宮鞅始奔晉陽
髙閎曰鞅拒荀士而書叛蓋著其不由君命專土興
兵之罪但荀士始禍則鞅為被禍旣伐其宮事已急
矣君臣睽隔何能請命即以專土為罪情猶可原令
釋始禍而罪為後不亦顛乎蓋荀士遂亡而趙氏歸
晉此皆趙氏之飾辭而左氏輕信之耳且即左氏所
載而趙氏之罪已不可揜鞅初擅殺午已為無君荀
躒右趙而左荀士猶曰三臣始禍則鞅非為後明矣

蓋荀士始禍者先謀攻鞅也鞅始禍者閒謀先發如公羊所云以除君側之惡為名者是也而董安于卒以先發難誅則鞅罪定矣聖人豈不察情而輕以叛加鞅乎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荀躒曰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夫晉侯已命逐鞅荀士亦始禍何以未逐以是知荀士為先謀而非先發審矣晉陽私邑朝歌公邑荀士

與趙為敵諒亦自發其私邑之兵矣今皆遜之故荀士又襲據公邑以抗君也自秋及冬其臣三叛晉衰甚矣是由晉主夏盟不能尊王王室有難猶且不恤故其臣效尤耳晉又屢助鄰叛叛臣即出其國豈非積惡之炯戒歟

晉趙鞅歸于晉

三叛之罪一也韓魏為鞅請而晉君許之故書歸易辭也叛而歸失刑甚矣先儒以鞅之歸為善辭彼孫

林父亦書歸何善之有

薛弑其君比

其事不可詳矣稱國則當國大臣之罪也

十有四年

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據傳公叔戍將去夫人之黨夫人南子誣以為亂而逐之并及趙陽家鉉翁曰南子之惡稔矣戍以宗國之老正之所得為也然非戍所能為也臣欲正君必

先自正戍怙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事不濟而速禍宜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楚又滅國也頓子會名陵故也頓從中國而莫之救無王無伯君子傷之陳嘗滅於楚而助楚滅頓意以與頓有舊怨乎修怨而忘從楚之恥不義甚矣且楚患百餘年柏舉之敗其威始戢諸侯無從楚者而陳

獨從之楚勢復張又中國之罪人也楚主兵陳爲役

則以頓子歸歸楚也

夏衛北宫結來奔

公孫戍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敗詐戰也卒繫敗下因傷而卒也然非身戕於陣故

不言滅亦不書地者去檇李未遠也以逆得國佳兵

不已至於亡身宜矣然吳爲太伯之後吳子又有攘

楚之功越以楚故屢與吳難越之罪尚容誅哉而周之子孫日失其序春秋不能無慨焉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齊侯兩次以謀晉而未能令晉有荀士之釁復會以謀之蓋挾其叛以撓晉亂君臣之義矣魯親受臣禍而公亦與焉何也荀士舊有德於季氏今之會三家為之公不得已也孔子既行公復受制於臣如此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自齊景規伯鄭衛魯既與之盟宋初未忍絕晉今始從齊也是時衛有公叔戍之釁宋有公子辰之難宋之從齊蓋求靖亂耳傳謂牽洮二會皆謀救荀士也齊不能為二國定亂反挾之以助晉之叛臣故書以惡之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石氏尚名王之元士也脤祭肉盛以蜃器故名脤周

禮大宗伯以膰脤親兄弟之國蓋謂助祭而受脤也
今非助祭而逺頒於魯故異其文曰歸受脤禮也歸
脤非禮也然頒之王而不曰賜何也神貺也非可言
賜也宣十年王季子来聘後無一介至魯今晉伯已
衰孔子相魯之餘魯勢稍振故使石尚来以親魯禮
雖失而意則厚矣王號猶存祭尚具典魯能輔之以
禮東周何不可為乎惜定公不君復制於臣魯終於
微而王靈不可復振歸脤之後無書焉傷之也春秋

蓋惓惓於周無已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據左氏蒯聵欲殺夫人為所覺愬於靈公聵懼而奔劉敞曰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聵能獨全乎蓋聵聞野人之歌而慚歸言於夫人夫人惡其斥已而誣之耳且宋為夫人南子之家殺母而入母之家敢乎哉其言深得情事左氏所記則南子之讒言與戲陽速迎合夫人以希免禍之飾言耳然南子

何忍以母而誣子蓋世之母淫而失恩於子者有之

矣南子懼聵以野人之歌告君故反愬以先制之耳

夫經書世子有二就君父起義以明國本晉申生宋

痤是也就臣子起義以正大逆蔡般許止是也若書

奔非大逆比也以繼體而獲罪至無所容子固不子

然有子而不能明至撥國本父亦不父其書世子蓋

兩罪之辭迨靈卒而輒立趙鞅納聵猶書世子直與

鄭忽歸鄭同文矣世有欲殺母而可始終稱世子者

乎即云奔失子道然不去而見殺更陷父於大惡其奔固未可深罪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

彄屢帥師當國之卿也世子逐大臣出皆以南子也嬖於内寵難逃首惡之責其數世亂也宜哉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與辰共叛者凡五人奔止書辰舉首惡也書自蕭明久叛也書來奔罪容賊也賊臣為亂敗猶有所容斯

易為亂矣罪容賊所以止亂也屢書弟傷天倫之變交罪之也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會不地則知于比蒲矣公在比蒲則知親蒐矣不書公者自昭而軍分於三桓今雖公在公不得為政也

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朝非其所也此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會非其所也皆譏之也

城莒父及霄

大蒐以濆武兼城二邑以勞民魯政復亂矣是年不

書冬闕也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前來會蓋必有求於魯也今又朝以示服焉不自強

而求人其能國乎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牛體徧食故不言其所食處慢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胡與頓世服於楚晉糾十八國爲名陵之會將伐楚而胡與頓並歸晉乃楚未能伐而胡與頓則爲所誤矣前書滅頓今書滅胡深罪晉也許亦從名陵未幾遷于容城意自明其不得已之情因請遷以媚楚乎及鄭滅之楚復封焉是晉無能爲而小國且任楚之好惡爲存亡矣

夏五月辛亥郊

日至之郊在正月祈榖之郊在三月五月則過時久

矣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别宫非正也公立於季氏不敢討賊陽虎専政

三桓亦微虎奔而孔子用事紀綱粗立東周可為之

時也公惛於女樂不竟其用其何以逭其責

鄭罕達帥師伐宋

宋公子地奔鄭故鄭伐宋哀十二年傳云宋元平之族自蕭奔鄭鄭為之城嵒戈錫是也鄭雖既不能定乃納叛而又助叛其罪大矣二國搆怨不解自此始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鄭之伐宋宋直而鄭曲然宋新附於齊而鄭則舊好也齊右鄭義不足服宋右宋情不足結鄭故次以觀望於二國之間而幸其自解耳五氏垂葭欲伐晉而不敢渠蒢欲救宋而不能屢書次深譏之也李廉曰

五氏垂葭之次皆謀伐晉此次疑亦謀晉而出故明年伐晉時鄭從齊方堅齊肯救宋仇鄭耶其說亦近情事存以備參

邾子來奔喪

非王與父母之喪不奔奔急辭也邾子之來魯之受罪均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定公之妾哀之母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近者奔喪遠者會葬皆事王之禮也魯嘗奔齊晉之喪會楚之葬矣不書諱之也蓋此失禮而彼受之此罪為重故諱之彼失禮而此受之彼罪為重則不必諱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此與宣八年葬敬嬴皆越日也彼日中此日昃葬日

虞所以寧親也曰而克葬轉辭也猶及虞也曰乃克葬難辭也失虞期矣志禮之變以存孝子之心也

辛巳葬定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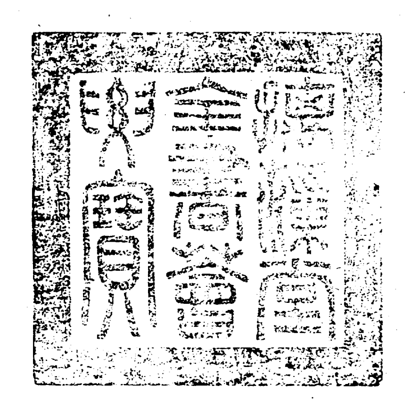
成風敬嬴以妾母而書夫人薨書葬小君矣定姒亦妾母何以無夫人小君之稱公羊曰哀未君也然孟子為昭公之配何以不書夫人薨公穀皆曰諱取同姓也但諱取同姓書孟子足矣何必削夫人之號削則貶也非諱也且葬定姒左云不成喪孟子不葬愈

不成喪矣葢季孫為之也書孟子卒而不葬見季孫之疾其君書定姒卒葬見季孫之弱其君以子未逾年而其母因不成喪葢假正義以抑其君而豈用典哉成風敬嬴僭禮也是時魯尚有君也定姒卒葬似禮也而魯無君矣凡此類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禮並有喪葬先母後父今定公薨在五月姒氏卒在七月喪非同時故葬各有期也姒氏不別謚且與襄公生母同謚典禮紊矣

冬城漆

漆邾庶其邑魯受叛而取其地今將伐邾而城之以為固非義甚矣且二喪甫畢又興土功勞民甚矣

御纂春秋直解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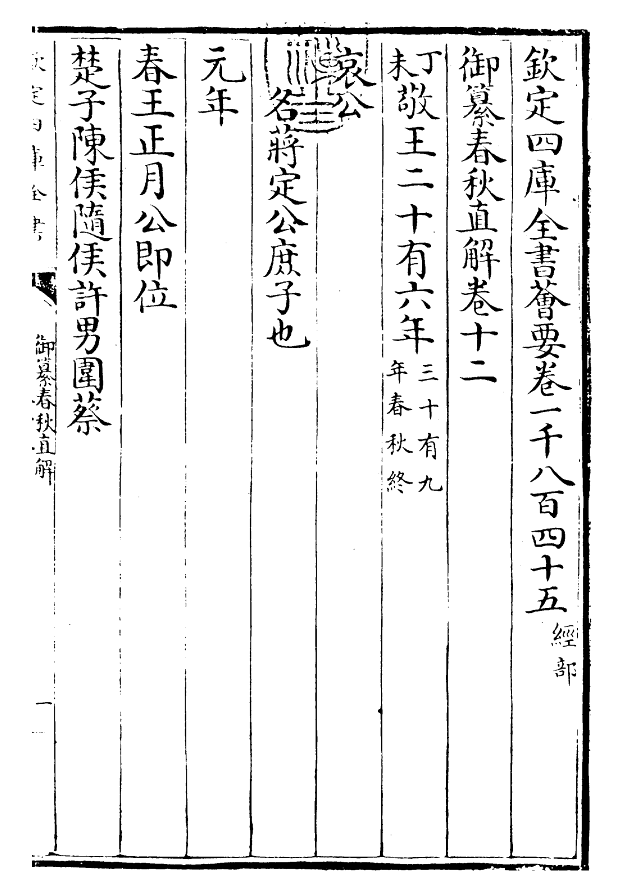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顧　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纂春秋直解卷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八百四十五　經部

御纂春秋直解卷十二

丁未敬王二十有六年　三十有九年春秋終

哀公名蔣定公庶子也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假報怨以陵蔡也陳從楚罪陳也昔與蔡同滅於楚而忘之耶隨自僖公二十年楚伐之後不見於經蓋世服於楚也今復見者吳入郢楚子奔隨隨免之故德之使列於諸侯也許滅於鄭復書許男者楚封之也罪鄭之滅削楚之封不與諸侯得滅之而得封之也天子之事也胡安國曰按左氏蔡人男女以辨楚使疆於江汝之間則是蔡降而楚遷其國也止書圍何也蔡以吳入郢鞭楚平墓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讐

可恕也家鉉翁曰柏舉之戰蔡昭復其父祖之讐至入郢而鞭平則吴也不能報之吴而釋憾於蔡謂之復讐可乎滅頓滅胡今又圍蔡志呑小以為利耳春秋奚取哉左謂蔡降而楚遷之何又云蔡請遷於吴乎蓋蔡民有下楚而逃生者蔡君實固守而不屈也故春秋書圍不書入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侯謀晉久矣屢次而未成伐今晉臣久叛齊衛遂助叛以伐晉故書以病晉之不能定叛罪齊衛之黨叛也許翰曰楚專封國王道盡矣晉受衆伐伯業絶矣春秋之變至是窮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事魯謹矣来會来朝且至奔喪乃邾子甫還而城漆以臨之隨出師以伐之公新即位非公之故三家

也祲祥與扳之盟皆仲孫尸之今首伐之為暴不顧義貪利不顧信稱兵不顧君於何忌乎何誅時列國皆併小以自大此春秋將為戰國也

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三卿並將蓋各擅其軍也三卿並出皆自營其私也

孔子用魯道化所感三家聽命且睦鄰修好邉境無事孔子行而三家張仍踵舊轍更逐利以陵小前取邾田自漷水矣今又取漷東併及沂西以蕞爾之邾三納其叛邑而三取其田幾何而不盡也恐邾控於大邦而加兵復要而盟之季為主將不親涖而使二卿往甚矣其横也鄭玉曰季氏不盟一則不屑與盟一則包藏禍心必滅邾而始巳也汪克寛曰内臣並使始於遂得臣之如齊未嘗並將也並將始於行父

許僑如嬰齊之戰審未嘗並會也並會始於宿老之會吴未嘗並盟也今三卿並將二卿並盟强僭極矣且盟亦與他盟異奪其地而脅之盟也不亦甚乎蔑與句繹為春秋書盟之始終可以考世變矣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衛靈初年主威不立而盜殺其兄後且耄矣家政不修而妻逐其子無道致亂數世不定其得沒身幸矣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趙鞅怨衛助荀士未有以報衛人立聵之子輒因納聵以爭國書鞅帥師著其志在亂衛也聵仍書世子正名也聵罪未白而奔靈公後欲立郢郢辭遂止則聵猶與國未絶也但既奔矣父未命復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乎且今之立者即聵子也而必爭之不父矣父雖不父子不可不子輒辭立而迎父可也今納于戚而不得入是拒父也公穀以為尊祖非也雖

祖命立輒輒豈無父之人哉而拒之滅天理矣况輒之立也衹以郢辭立而言亡人之子輒在國人因而立之耳豈祖命哉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荀士在朝歌而齊人輸粟鄭罕達送之其帥師以防刼耳則趙鞅主是戰矣鞅嘗叛今以叛治叛而主是戰鞅之罪也達黨叛而以師狗馬達之罪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衛亂是以緩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避楚也吳滅州來而邑之蔡遷焉依吳也前年春請遷於吳今始遷者中悔也葢公子駟止之也吳人假聘襲之蔡因殺駟以說吳而遷焉則是吳遷之也然蔡本自請遷遷而仍自為國故以自遷為文夫遷國大事也依人非計也國君宜以守死為道耳駟果為

君忠計宜諫於未請之先迨與吳成言而背之手蔡

侯初既聽駟急則委罪亦非君道也故稱國以殺而

不去其官

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贖在戚而輒使石曼姑圍之不同楚商臣蔡般者幾

希然圍者衛志使齊主兵何也齊大國也而世伯不

能以大義正輒乃助之圍父是輒之逆齊實成之也

然齊何以助輒高閌曰齊與晉為讐若聵入則衛從晉矣所以助輒也許翰曰晉君臣稱兵而齊為臣伐君衛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知齊之將亂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公哀八世祖僖公哀六世祖世世有先後子孫尊之則一故其宮並列而不言及杜預曰親盡不毀宜為天所災但諸侯五廟親盡祧主廟猶是也非可毀也

公羊曰復立也但立宫必書武宫煬宫是矣桓僖何以不書曰㝉鞏之戰季孫禱於武公昭公之孫季孫禱於煬公其立宫非禮甚矣故書之桓於隱為弟僖於閔為兄其昭穆同意其初權宜而别立宫非祧而復立也猶未大失也故畧之也但隱閔既祧桓僖亦宜祧今猶有宫是三家以私意存之也三家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政其諸以是為恱而存之歟天譴以災非譴桓僖也譴三家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地震廟災變異弗圖乃以夏月用師城邑豈惟勞民不畏天矣季本曰啓陽故鄅國在邾東近費昭十八年邾人襲鄅魯既取邾漷東沂西田意鄅亦入魯因近邾故帥師城之季孫以叔孫附己與之同城而地則季孫得之

宋樂髡帥師伐曹

討曹之奉樂大心以亂宋也助叛啓釁亡之徵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稱人衆尸之也蔡侯之不綱甚矣其事則史失之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叔仲為句繹之盟逾年而圍其國棄信甚矣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射之而卒翩以公孫而在大夫之列非微者也何以書盜且雖微亦當書弒何以書殺是傳所載未審也黃仲炎曰盜自他國至是也賊由他國不得言弒其事已審則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于鄫是也其謀尚秘則目其奸曰盜著其横曰殺示以當詰盜所自來與所自發也意楚使刺客賊之乎而公孫辰遂奔意與楚同謀盜迹有涉其家乎然何以不奔楚而奔吳蓋

奔楚則其情必露身雖免而蔡必滅其家以為討不若奔吳則可詭以自免亦可覬免其家也宣七年書蔡侯申卒今與高祖同名必文有一誤也蔡侯能復屢世之怨可謂有志而卒死於亂書之哀之也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伐曹執小邾子葢齊景圖伯無成而宋亦志於爭伯也宋襄間齊桓之沒而爭伯為暴於小國宋景間晉

之衰而爭伯亦為暴於小國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繼盜殺而書辰奔盜發自辰可知乃蔡人疑為姓霍而殺之春秋不去其官明非賊也未討之奸誅之莫白之寃雪之所以輔王政之窮補天地之憾也抑姓常滅沈而殺其君所謂積惡殺身者乎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戎蠻子嘗誘殺於楚矣今其後又為楚所暴窮而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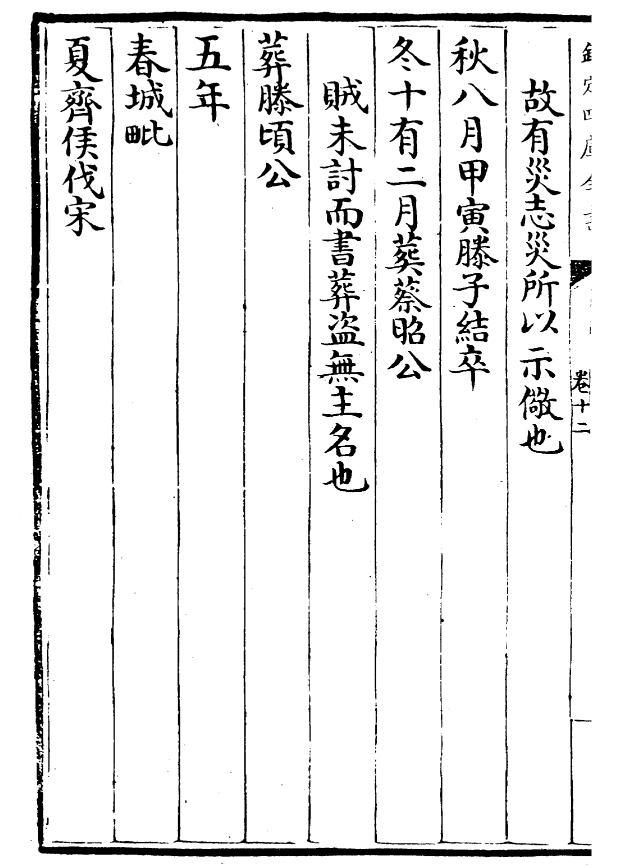
晉晉不能庇已為盟主羞矣執而歸楚是為楚役也然曷不如晉執曹伯畀宋人之例而書畀楚人乎盖畀宋人權在晉也歸于楚權在楚也公羊子所謂京師楚是也執而名者不反之辭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社商社也武王克商頒商社於諸侯故國有兩社

傳曰間於兩社是也亡國之社屋之不受陽也屋之



故有災志災所以示儆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葵蔡昭公

賊未討而書葬盜無主名也

葬滕頃公

五年

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定十四年齊宋會于洮宋從齊矣後宋伐曹執小邾子爭伯也故齊伐之晉伯衰而吴楚越爭於外齊宋爭於内春秋所以為戰國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衛助齊以黨荀士荀士奔齊矣鞅度齊强而荀士未可猝制故舍之而伐衛是時聵尚在戚計納聵而得衛則可弱齊而孤荀士也家鉉翁曰輒以子拒父國夏為之圍戚逆也聵以父伐子趙鞅為之伐衛其順

矣乎噫齊固失矣晉亦未為得也晉欲申大義當請
王命召諸侯伐衛執輒歸京師而立郢然後為允若
私於蒯聵必求其入亦非春秋所許也況實以荀士之
故而納蒯聵以為名乎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喪不計閏閏月葬非禮也

六年

春城郱瑕

瑕繫郱郱邑也魯未甞取之郱而遽城之恃强以廹郱也是冬伐郱明年遂入郱蓋失其險而無以抗魯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前屢伐鮮虞貪兵也今以鮮虞助荀士而伐之忿兵也晉臣惟以貪忿興兵晉豈惟失伯殆將失國

吳伐陳

吳之入楚召陳而陳不從今伐之修怨也家鉉翁曰吳以太伯之後求主夏盟使其仗義以行如衛輒之拒父宋之謀曹魯之謀邾鄭之滅許請王命以討之然後有以大服人心今皆不能而爭陳於楚故春秋譏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陳氏厚施以謀竊齊齊景業已慮之而無如何矣乃

自啟釁黜長立幼陳乞所以生心也高國從君於邪以貪固權勢不能察乞之詐而致敗遂委其所事而奔書之所以誅也同奔書及意起國夏而高張從之也由是權歸陳氏卒移齊祚其為輕國本而任非其人之戒至明切矣

叔還會吴于柤

始事吴也楚强事楚吴强事吴程端學曰以魯政之不修務與吴親以資其力志柤之會知魯之將有吴

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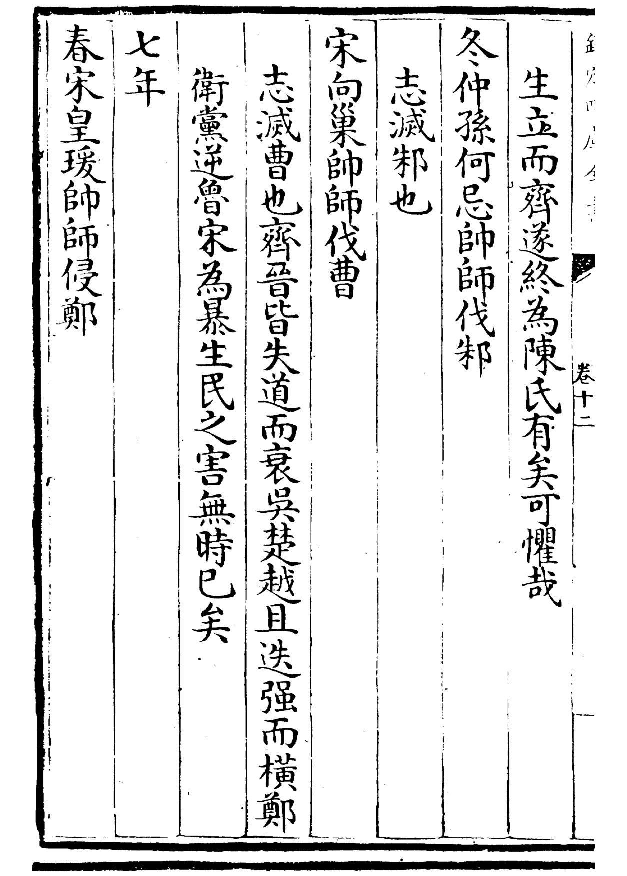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昭復國能任賢修政而復强盖楚敗而懼是以不亡吳勝而驕是以遂滅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陽生繫齊以長宜立也然君命立荼矣故不書公子惡爭國也陳乞名之宜無難者書入逆辭也雖宜立立之之道則逆也據傳陽生使朱毛弑荼何以歸獄

於乞蓋乞志竊國故逐高國而圖廢立所以專威柄而為攘奪之階也其始阿景公意而立荼今又外迎君而立陽生陽生則荼之死決矣特乞不欲顯任其事待陽生而加之刃耳不然陽生一亡公子身之定否尚難自必况敢輕行弑逆不畏乞討乎春秋推見至隱以乞首惡杜亂源也又以見立幼之害也家國無釁誰能乘之君之廢立權臣之資也景公愛荼陳乞順之而立荼景公亦以為愛荼也而適以弑荼荼弑陽



生立而齊遂終為陳氏有矣可懼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志滅邾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

志滅曹也齊晉皆失道而衰吳楚越且迭强而横鄭衛黨逆魯宋為暴生民之害無時已矣

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左云鄭叛晉故也但自定六年晉執宋行人其好已絕何緣為晉討叛哀九年宋又伐鄭趙鞅且欲救鄭豈宋為晉伐鄭晉反助鄭耶左氏非也趙鵬飛曰報罕達之伐也罕達之師已七年矣其時宋鄭皆從齊而鄭尤與齊厚宋雖仇鄭而不敢報今齊景歿而内亂宋始報之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趙鞅伐衛未服故曼多又侵焉曼多助鞅者韓魏睦

於趙也

夏公會吳于鄫

臣會之君又會之過勤矣後而被伐失所因也故從

人不可以不慎

秋公伐邾

公無兵矣何能伐邾從季氏之意也三家屢伐邾取

其土恃其將滅使公主兵以受惡名而抗大國之討

權奸欺君一至此哉然公惟所命而不敢違失君道

甚矣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內滅書取此則入其國執其君直書而不諱何也葢伐邾者三家公雖在行而實不與臣獲其利君尸其名非直書其事人止知邾之被魯虐而不知公之被臣侮也邾大夫茅夷鴻保於茅請救於吳吳伐魯魯復邾子故雖入而非滅也以來與以歸同歸外辭也來內辭也

宋人圍曹
屢伐之又圍之志滅曹也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鄭聞宋之屢伐曹也曰宋之有曹鄭之患也故救之
盖忌宋之强耳且春有皇瑗之侵亦所以報也然而
猶書救者與人為善也列國之亂甚矣茍有救者亟
與之止亂也憂世之心切矣
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傳言滅經書入蘇轍因謂不言滅自滅也夫曹久困於宋非有大惡不幸而亡與諸國之滅無異何獨文致其罪以為自滅葢取其地而不絶其祀故止書入觀孟子時有曹交為曹君之弟是其証矣魯入邾而執益宋入曹而執陽其暴同也

吳伐我

邾故也春秋詳内略外故他國被兵舉國而曾多言

四鄙此止書伐我者敵已深入至於城下也敵至城下豈能不戰而退不言戰魯服也盟於城下也不言救邾者志在服魯會盟遂還不成為救也昭定以前三家初竊國柄猶恊心以禦外侮故鄰國侵伐及四鄙而止至此則三家之勢已成各不相下莫肯為國任患敵至徑薄國都國非其國矣

夏齊人取讙及闡

邾故也邾子益齊甥魯入邾而執邾子致齊以為辭

故致賂以悅之在此為賂據彼則言取婉其辭以諱國惡也然不書伐則非兵取可知而魯之為賂見矣雖諱而不沒其實也招伐於吳喪地於齊為國不義其害固如此

歸邾子益于邾

執而返何以言歸當歸也齊取魯邑怒猶未怠復請師於吳故懼而歸之歸之義也然為人所脅亦不得謂之義矣齊欲存邾義也然名外兵而伐與國亦不

得謂之義矣况齊之力自足制魯何事召吳召吳以禍魯卒以自禍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歸邾子故也執而取之歸而歸之雖取舍任意而非為利君子猶有取焉書歸善齊也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悉虜而俘之曰取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伐者聲其罪也曰取之猶難辭也此直書取易也譎而搤其不備也據傳使有能者無死而以二人歸則殺人多矣尚詐嗜殺生民之禍烈矣春秋所以胥為戰國也

夏楚人伐陳

六年吳伐陳楚昭救陳卒於城父然卒則不能救矣陳以無援故即吳楚惠乃忿而伐之嗣此再使臣伐之肆暴甚矣

秋宋公伐鄭

卓爾康曰宋景不自量妄圖興伯前年以曹伯陽歸其志益驕而皇瑗又取鄭師其視滅鄭不啻入曹之易矣連年侵伐卒喪師于嵒與雍丘相當兵驕者敗宋之謂也

冬十月

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據傳魯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以為政今來奔逃吳也家鉉翁曰邾子無立志之人非怙惡不悛者也豈失國而返猶能無道乎葢吳子責賂不遂而加之罪耳前吳救邾本不成救今至逞威責報邾子既為魯俘又復

靦面來魯書以罪吳而病邾子也

公會吳伐齊

齊為邾故既取魯邑又請師於吳既而魯歸邾子齊歸魯邑乃止吳師吳遂伐齊齊義而吳不義矣魯忘伐已之怨背歸邑之恵助吳以猾夏故書公會責魯也家鉉翁曰甚矣夫差之不仁也邾子既得返國齊來止師齊魯無事矣吳亦得以自息其民乃反以為怒而伐齊盖夫差負才矜力日尋干戈聞伐國則喜

聞止師則怒以是知其將亡也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云齊人弑悼公赴於師必有主名矣何以止言齊人且齊為大國何至畏吳而弑其君以說乎經書齊侯陽生卒與常卒無異未見為弑也時以吳師來伐而悼公適斃遂以為弑傳不言弑者之名則得於傳聞不能指名也傳不可信信經可也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齊助衛輒而黨荀士故鞅秉其有吳師遂不恤齊喪而侵之鞅罪大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齊侯以三月卒聞喪而還可矣久而歸制在吳也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彄初奔鄭今書自齊必自鄭適齊也書歸内受之也

彄本蒯聵之黨今歸于衛蓋見聵在戚而弱又從輒

也不計義而附埶反覆之小人也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吴救陳

楚比歲伐陳爭陳於吴也故吴救陳吴豈能以存中

國為義利陳私於已耳然書救終善之也善在外責

在内且傷諸夏之日衰也

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會吴伐齊故也傳載老幼守宫次雩門之外師及齊師戰於郊故又書伐我而不言鄙葢政在季氏生事啟釁二家不肯同力故也不書戰勝負敵也由風俗以禮義勝而諸賢致命也洙泗之化也不然國幾亡矣去歲會吴伐齊魯誠有罪然吴實主之齊畏强淩弱且居喪伐人無禮無義再速吴師以致敗又以見

齊之肆暴而失計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頗剝下媚上以自營其私而犯衆怒也國將亡而用聚斂之臣至使衆為政而逐之綱紀壞矣是速之亡也

五月公會吴伐齊

齊伐魯魯致之也不反其所為而使吴禍游及於中國誰之咎也是雖強家所為而公與於會何以辭其

責

甲戌齊國書師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吳師之來齊人皆知齊必敗即當堅守勿犯其鋒況

齊患在内不在外陳氏弑主專國又值新喪危疑之

會也國書為齊世臣宜修政以輔幼君安得生事於

外貪執兵柄乎且春之伐魯不義也夏之拒吳大難

也陳氏推書豈以兵柄讓書哉是使其以不義結怨

以犯難賈禍耳書在術中而不悟也且伐魯方歸疲

兵迎戰師敗身獲為國大殃而陳氏之勢愈固矣以書及戰罪書也書齊敗績傷之也楚敗晉則傷之吳敗齊則傷之春秋內齊晉而外借王之吳楚天子之事也據傳將戰吳子呼叔孫而賜以甲劍鈹曰奉爾君事則魯亦與戰矣戰不書公者助吳猾夏諱之也然書會則伐見矣諱而不沒其實也平丘不盟人以為辱春秋則不隱艾陵戰勝人以為榮春秋為之諱聖人以是非為榮辱不以榮辱為是非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諸侯構怨侵伐不已大夫爭權奔亡相繼春秋之季其亂極矣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悪重斂也用者不宜用也賦有財賦有兵賦財賦者

税也兵賦者乗也夏后氏授民以田而使自賦財賦也而兵賦亦寓焉商周助而不税惟計井邑丘甸而出乗故治兵謂之治賦宣公初税畆則斂財於私田矣成公作丘甲則增兵於舊制矣此之田賦據傳斂從其薄及貪冒無厭云云者宜為財賦矣然田即畆也賦猶税也與税畆奚以異且傳云以丘亦足又似兵賦何也盖分之為畆總之為田税畆傳曰履畆而税意其時履畆而視其収之盈歉因取其盈者税之

非有田者概加之故不得言田後作丘甲則兵賦於正數既增而財賦遂亦視此為準有定額矣猶未及乎什二也傳云以丘亦足者據時之增額言之也今之田賦則有田者既概加之而其額益重蓋即所謂什二乎哀公在位二十有七年年饑之問有若之對又在此後乎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公夫人也據傳云季氏不綂蓋不以夫人喪之也

故不書薨及葬昭公娶吳女書孟子何也因其稱而稱之也語云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是也據實書之而昭之失禮與三家之不臣具見

公會吳于橐皋

尋鄫好也吳欲求伯將合諸侯也公會之病公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鄖吳地衛侯宋皇瑗何以在鄖而公會之乎宋衛從吳可知也趙鵬飛曰諸侯東向事吳者魯為之也故

四書公會吳繼書公會宋衛明年書公會晉侯及吳
子于黃池魯罪著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取鄭師後又三伐鄭矣

冬十有二月螽

冬温而螽生記異也

十有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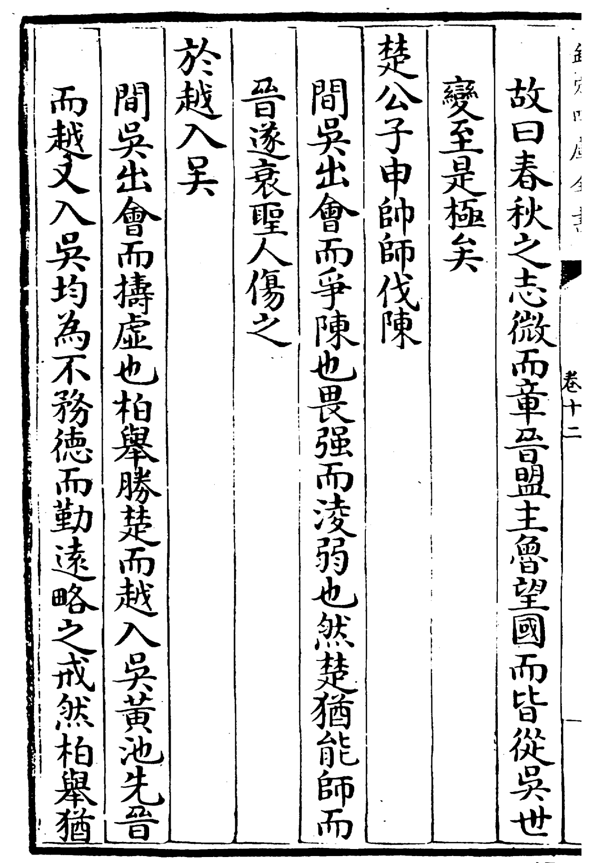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取師雖宋首惡然鄭之報亦慘矣故均罪之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黄池之會左云先晉國語云先吳但果先晉宜書公會晉侯吳子今書會晉侯及吳子則主在吳子矣蓋自吳柏舉之戰晉侯不復見者二十餘年晉固不能為主也然不書吳子晉侯者存中國也惟先書會晉侯後書及吳子而吳之先晉與內晉外吳之意俱見



故曰春秋之志微而章晉盟主魯望國而皆從吳世變至是極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間吳出會而爭陳也畏強而淩弱也然楚猶能師而晉遂衰聖人傷之

於越入吳

間吳出會而擣虛也柏舉勝楚而越入吳黃池先晉而越又入吳均為不務德而勤遠略之戒然柏舉猶

屬義舉黄池志在爭强且屢勝而驕反忘越不共戴天之仇而憑陵上國宜其滅於越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黄池晉為吴下其辱甚矣晉臣不恥復比而陵暴近國怙權自私此伯烈已盡之時也所以胥為戰國也亦晉國極衰之候也所以分於三家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不言次而言方平旦衆星皆沒也周十一月夏九月也日在房心為明堂布政之廷於是旦見與日爭明其異大矣嗣此七國並興皆以號僭周室愈不可為也

盜殺陳夏區夫

春秋書盜四皆國亂無政也區夫之先徵舒為逆而

戮於楚陳猶使世世為卿陳無政矣今為盜殺雖其事不可詳然要之以亂招亂也

十有二月螽

二年之內三書螽由田賦為害民窮而天變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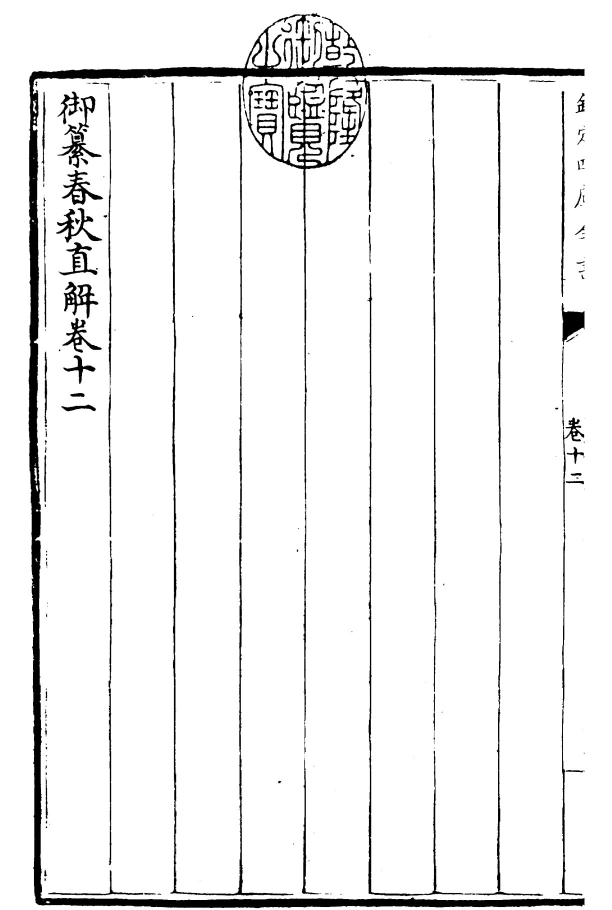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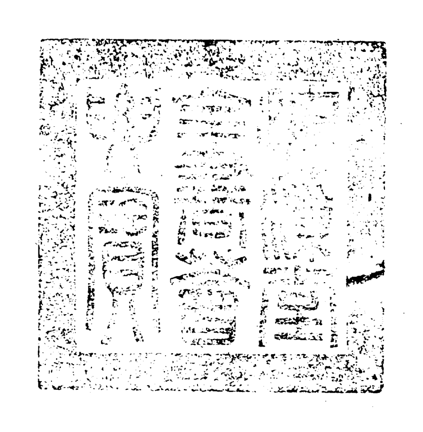
周之春有子丑月狩時也魯之西為大野狩地也得時得地則常事爾何以書為獲麟記異也麟仁獸王

者之瑞也何異焉時無王者出非其時而又見獲也獲者力得之辭麟死於兵也孔子周流天下莫道之一行而卒不行晚乃約魯史作春秋春秋明王道也茍有王者舉而行之天下猶治世也今麟出見獲故感而傷之曰吾道窮矣春秋於是絕筆焉撥亂世返諸正莫近乎春秋起隱公訖獲麟文成數萬時歷二百四十二年備矣道行於世利一時道著為教利萬世聖人厄於遇麟死於兵亦春秋之氣運然爾天心

固有在也



御纂春秋直解卷十二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張孝基